絜齋家塾書鈔

五

論語堯曰一篇將堯舜禹湯文武至精至要處敘在前面數語此是二帝三王精微蘊奥敘之于堯曰篇以為論語之終其記堯舜禹不過執中一語成湯則取其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數句武王亦取其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之言此蓋是二帝三王心地事令試涵詠諷誦因其遺言以求聖人之心他人有罪則以為我實致之所以責人之輕如此予一人有罪則不敢以咎人所以自責之重如此

告萬方歷言夏桀之無道以為天命弗僭差我能封殖兆民所以上天俾我一人輯寧爾邦家今日之心非前日有慙德之心矣若非仲虺能解釋其慙疑湯方自悔其不當為而豈敢明告天下以吾之所當為乎然仲虺當時作書雖所以解其慙而亦不忘於告戒曰志自滿九族乃離曰謂人莫己若者亡曰自用則小直是警之以危亡之言謂吾君若以為人莫己若則宗廟社稷必至絕滅其嚴厲切直如此所以成

常見上下神祇社稷宗廟在吾目前所謂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所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夫何敢有一毫不敬之心乎這箇罔不祇肅便是顧諟天命處罔不者無所處而不敬也左右厥辟宅師伊尹言我常在成湯之左右輔翼賛襄所以能宅天下之衆肆者遂也伊尹説嗣王丕承基緒一句最是警太甲深切處蓋言今日坐享此治安無事之天下不可不念其所從來也惟成湯顧諟天命如此罔

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

伊尹言此是警太甲最深切處謂王今為君矣不與前日相似前日處於宮中不過是一王者之子孫爾今為天下君此豈小事唐太宗謂朕昔為秦王為一府之主今為天子為四海之主既為四海之主如何與在下時同此是伊尹告太甲以君道周公告成王曰告嗣天子王矣又曰孺子王矣皆所以深警之也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

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昧暗也爽明也昧爽者天將明而未明之時也當昧爽之時此心洞然大明見得成湯之心夙夜清明如此所謂平旦之氣所謂存其夜氣坐以待旦欲出而治天下也蓋念念天下雖寢寐亦不忘也伊尹言昧爽二字極有深意若使沉湎于酒親近女色當昧爽之時方且昏蔽何能丕顯太甲欲敗度縱敗禮料度昧爽之時必不能丕顯成湯所以如此此亦不是自然

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人主所以自奉養者豈可不節儉人主又不與常人同彼其享四海九州之奉意之所欲無不可者往往易得適情縱意苟不自為檢束嚴其防閑則恣其心之所欲何所不至大抵創業之君躬履艱難所以能恭儉守成之主坐享治安往往易得侈靡伊尹告太甲以儉德既切中太甲之病矣又於上加一慎字蓋使之常懷臨深履薄之念保護此儉德也惟懷永圖言其所圖謀處當為

活於目前且如唐明皇使其思後日有覆亡之禍則
何至此極哉今觀伊尹告太甲不可輕看他如良醫
察脉灼見其病源一句是一服藥若虞機張往省括
于度則釋此兩句猶更親切省之一字其義甚深太
甲欲敗度縱敗禮只緣念慮之起不曾省察觀欲敗
度縱敗禮兩句想見如近女色好遊畋私喜怒妄賞
賜親用便僻側媚之人似此類皆有之使其念慮之
萌從而省察女色果可近乎賞賜果可妄乎便僻側

與縱豈所止之處乎此無他不欽故也人之所止豈
可不審在止於至善善則其所止也仁人之安宅義
人之正路仁與義則其所止也太甲欲欽厥止亦不
必他求率乃祖攸行足矣乃祖昧爽丕顯今吾乃如
此昏迷乃祖不邇聲色今吾乃以欲而敗度豈所謂
率乃祖之攸行乎能率循成湯之所行則得其所止
者矣王若能欽厥止率乃祖之攸行則我之心庶乎
懌懌之一字見得伊尹憂國愛君之心深切如此彼

怨艾又不因他人皆是自如此處仁遷義則得其所止矣只看居處二字他之居憂直是居憂古人居憂不與後世同古人居憂直是不易所以孟子謂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今天子之禮雖不可得而見以儀禮士喪禮推之豈易事也哉謂之王徂桐宮居憂則是眞實盡得居喪之禮也允德二字未易輕看允者實也朴實頭是有所得也所謂惟天下至誠是也太甲當時雖敗度敗禮然外面亦

可恕者其本心忠義也若論君臣之大義君豈可廢也哉三代王佐幹甚麽事太甲壞得狼狽如此後來終始爲商家之賢君此豈易及也後世莫說霍光且如諸葛孔明非不賢也輔相蜀主只能終其身孔明一死劉禪至於見擒此無他只緣渠工夫未到伊尹力量是甚次第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

斯言也所以固太甲已復之良心也如此等句皆是
三代時節言語在後世不如此說後世以崇高富貴
自處但見生殺予奪操制在我惟曰民不可無君而
孰知君不可無民三代聖王但見君民一體忘其君
之為尊民之為卑豈敢自處於崇高富貴下視斯民
為可忽也夫是之謂三代聖人之心
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伊尹謂王今日所以悔過乃成湯之德在民未泯皇

天眷佑我商家故使嗣王克終厥德是乃天意也今
幸而克終厥德可不愈知勉乎哉皆是懼太甲此心
始復尚未堅固所以此書無非堅固太甲之心使其
前日之欲縱更不復再起玩其辭氣蓋可見也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厎不類欲敗度縱
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
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予小子不明于德此太甲自言其過失之由也人有

過失皆只是昏此心常明何緣有過且當過失之起試自省察是心果明乎果不明乎知過生於不明則知太甲所以欲敗度縱敗禮者由其昏也人皆有此禮度禮度者規矩繩墨是也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凡所為合於法度者此度也有繩約而不可踰越者此禮也一身之禮度豈可不謹守欲縱之心日滋則禮度敗矣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四肢之欲安逸此皆欲也既是有欲則適情縱意不當為者皆為

悅而欲聞之如是者果可謂之聰乎所以視遠聽德始可以為聰明揚子云敢問大聰明曰惟天惟聰惟天惟明聰明自有大小視遠聽德此大聰明也王進德之心無斁則吾承王之休亦無斁矣所謂在彼無惡在此無斁二字更當玩味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唯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艱故也不明之君但見履崇高富貴之極享四海九州之奉耳聽備聲目視備色口嘗備味遂以位為可樂不知有德則居其位而天下治否德則天下由之而亂豈不甚可畏也哉太甲良心雖已復稍有懈怠天民鬼神之心去之易治為亂如反覆手如之何而可以位為樂乎

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少逸樂宴安亦未害事不知此即與亂同事也卒至於狼狽不可收拾此皆不謹之故能終始慎厥與則明而又明故曰惟明明后不特為明后而已徹頭徹後更無遺憾所以謂之明明若其初為善後不克終則不可謂之明明矣古人多說明明二字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百官脩輔厥后惟明明皆明而又明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此告太甲以真實做工夫處且當從下與邇處做不要棄卑近而慕高遠自一身言之則心為近身為遠未能正心何以修身自家言之則身為近家為遠未能修身何以齊家推而上之未能齊家何以治國何以平天下二帝三王其道德其功業所以巍巍若此且看他從那裏做去克明俊德然後始能親九族九族既睦然後平章百姓百姓昭明然後協和萬邦至

於黎民於變時雍此不易之序也齊桓公九合諸侯
不以兵車非無功也然所以止於霸者只為不從下
與邇處做去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只此一事其荒淫
如此而徒夸耀於外果何益哉所以桓公一死五公
子爭立齊國大亂漢武帝上嘉唐虞下悼桀紂所慕
非不高也然驕奢從欲巫蠱之禍至父子不相保唐
太宗冠帶百蠻不可謂無功然閨門之內慙德多矣
再傳而後唐室中絕此皆是無根之潢潦朝滿而夕

惟危之言前日欲敗度縱敗禮則為伊尹所放今日
雖既復厥辟稍或怠慢則天位亦未可保如之何而
可以位為安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
曰位所以名其位為大寶蓋以言其重如此後世人
主皆不識得這位不知處四海九州之上極其尊崇
此豈易居也哉前曰天位艱哉咸有一德之書又言
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伊尹拳拳之意
惟恐太甲以位為既安故言其危而難保如此夫以

有言逆于汝心亦有非道者但大槩合道理者多故當求之道有言遜于汝志亦有合道者但大概拂道理者多故當求之非道大凡人主不與常人同彼其操富貴生殺之柄天下之人誰肯舍富貴而就刑戮以骨鯁之言犯人主之怒者所以言遜吾志者常多言逆吾志者常少人主聽言之際有逆吾耳者其心必不悅當其不悅之時試反而以道觀之果合於道豈可以其逆耳而不受也有遜吾志者其心必喜當

思反覆致思自然是通猶駕扁舟於江湖之間皷棹
不已終至於岸念茲在茲日夜思之則吾之本心昭
乎其分明矣雖然躬行踐履之功不加雖有所得何
以有成孟子曰為長者折枝是不為也非不能也又
曰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何以異於是
亦為之而已矣熟味孟子之所謂為者則得伊尹之
意矣自古人主有所見者亦有之然往往不見於有
為如漢武帝嘉唐虞樂商周雖不如太甲所得之深

後自是不可居後世如范蠡平吳霸越之後即泛舟五湖張子房佐漢高帝定天下之後即從赤松子遊如李泌當肅宗時纔成功便引身而退陳五不可而曰殺臣者非陛下乃五不可也如此等人皆是識道理者蓋以寵利居成功非所以自全不能自全亦非所以全其君韓信成功不退既不能自保其首領又使高帝有殺戮功臣之名霍光功成不退既自取赤族之禍又使宣帝有少恩之失所謂非所以自全亦

敗度敗禮之前此心只如此而已所謂一也此心本何曾有欲與縱而太甲乃以欲而敗度以縱而敗禮則此心不一矣後來既悔過前日之一於是乎復觀其悔過之辭當是時安有一毫之他念哉孟子極本窮源以為人之性善人性之無不善猶水之無不下也今夫有事於此是者人皆知其為是非者人皆知其為非不特賢人君子為然雖愚鄙小人亦莫不然所以知此是非善惡者誰歟由吾心之本一也此心

本一于善本無不善者介乎其間纔有不善便是二三所謂二三一固未嘗亡也惟既有善又有不善故謂之二三兩一者謂之德未至於一而二三焉非所以為德也孟子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至純一而不雜也有之為言實有諸己之謂也記曰德者得於身者也未能有已何以為德君臣皆有此一德是之謂咸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

常厥德者常即一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弗克庸德則不能有一德者也監于萬方如詩所謂

得其樂不特堯舜禹湯文武得志行乎中國方得其樂只如顏子窮而在下天下之至樂無以加焉苟能有此一德則居于窮閻屋漏之下而有王公大人之貴其所謂享者孰大於是哉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靈天之所以為天一而已矣吾德既一則此心即天心也所以天亦佑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下之至靈而不可欺者人心也吾德既一則此心有以合人之心故民亦歸之使其欲欺

須極於廣大欲知大小之不同但將秦漢以來詔令與典謨訓誥誓命之書觀之則可見矣只如漢家詔令自是與三代時不同此無他聖人之言發於此心後世之言皆逐於末流則其廣狹大小固自不同也大抵人之言語其發必有本於心雖外欲為廣大亦不可得是故惟其此心之一則其中不雜言語自是廣大心有二三則其中紛然言語必有不當於理者既不當理而豈能大乎至於萬姓皆因王言之大見